

高中美术审美素养的实质内涵及培育路径

李瑜琪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广州 天河 510000

摘要：高中美术审美素养作为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艺术感知与审美判断能力的培养，更深层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与文化理解力。本文从审美素养的哲学基础出发，厘清其在高中美术教育中的实质内涵，指出其不仅是形式美的感知能力，更是文化认同、情感共鸣与批判性思维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当前高中美术教育中审美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提出以课程重构、教学转型、教师发展与评价机制为核心的系统性培育路径。研究强调，审美教育应超越技能训练与知识灌输，回归“以美育人”的本质，构建具有文化深度与生命温度的美术教育体系，真正实现学生审美人格的生成与完善。

关键词：高中美术；审美素养；实质内涵；培育路径；课程重构；以美育人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Aesthetic Literacy in Senior High School Art

Yuqi Li

School of Fine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ianhe, Guangzhou, 510000

Abstract: As a key component of students' core-competency system, senior-high-school art-based aesthetic literacy not only shapes artistic perception and aesthetic judgment but also deeply influences learners' emotional attitudes, values,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Starti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ground of aesthetic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at such literacy in senior-high art education is more than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formal beauty; it is an integrative un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currently hindering the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literacy, and proposes a systematic path centred on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pedagogical transform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innovation. It argues that aesthetic education should transcend mere skil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beauty," and build an art-education system with cultural depth and life warmth,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students' aesthetic personality.

Keywords: Senior-High-School Art; Aesthetic Literacy; Essential Connotation; Cultivation Path;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Beauty

引言：

在“双减”政策与核心素养导向的双重背景下，高中美术教育正面临从“学科教学”向“素养培育”的深刻转型。审美素养作为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枢纽，不仅承载着艺术教育的独特价值，更成为学生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然而，当前高中美术课堂中，审美教育仍普遍停留在技法训练与作品赏析的表层，缺乏对审美经验深层结构的挖掘与引导，导致学生审美能力碎片化、审美情感功利化、审美判断盲从化。审美素养的缺失，不仅削弱了美术教育的人文厚度，也阻碍了学生精神世界的主体性建构。因此，重新审视高中美术审美素养的实质内涵，探索契合时代需求与教育规律的培育路径，已成为高中美术教育改革的迫切命题。本文试图突破传统审美教育的技术理性取向，回归审美活动的本体论意义，构建以“感知—理解—批判—创造”为逻辑主线的审美素养培育模型，为高中美术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1]。

1. 高中美术审美素养的实质内涵

1.1 审美素养的哲学根基与教育转向

审美素养的哲学根基深植于康德“无功利愉悦”与杜威“完整经验”的交汇，前者把美从概念与欲望中剥离，后者又将美还原为身体与环境的连续对话，二者的张力迫使当代教育转向：审美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是生成中的主体生命节奏。例如：暗室中，学生赤脚走向一片由热感应墨水绘制的“虚空白雪”，足底升温使墨迹瞬间绽放为樱花粉，他们惊呼“雪在流血”；随后，教师递上零下5℃的金属薄片，命其贴于胸口，心跳减缓导致墙面投影的樱花色块同步褪回冷白，学生以手掌摩擦金属回温，色彩再次涌动。冷与热、心跳与色相、自我与作品在实时反馈中互成因果，审美判断不再是“看”出来的结论，而是“暖”出来的身体事件，审美素养由此被重新书写为可触、可逆、可生长的生命语法。

1.2 审美素养的结构维度与高中阶段的特殊性

审美素养的结构维度在高中阶段呈现出独特的“三棱锥”形态：底层是感知—运动系统对形式节奏的即时共振，中层是文化记忆对符号意象的定向赋义，顶层是批判理性对价值立场的后设审视，而青春期特有的神经可塑性与身份焦虑使这三层处于剧烈错动中，任何外力都可能改变棱锥的倾斜角。例如：教师将废弃校车改造成“移动黑箱”，外壳喷涂可感光变色的稀土涂料，学生需在黄昏时分集体推车绕行操场一周，车轮转速通过传感器实时调节车身色相——慢速时呈现青绿山水，快速时突变为霓虹故障艺术；驶入终点后，车厢内瞬间点亮紫外灯，学生发现自己在推拉过程中无意留下的指纹、掌汗与划痕竟构成一幅“隐形肖像”，于是被要求在15分钟内用可擦马克笔在车内写下“这幅肖像缺少什么标签”，写完后集体背对作品，通过后视镜观看自己的字迹被灯光逐字湮灭。车身色彩—心率—汗液的复合轨迹被记录为原始数据，而“标签”一词的消失则成为批判性思维的触发点：学生意识到审美身份并非静态图像，而是在速度、汗水与自我命名的不断擦写中临时凝固的晶体，高中阶段的审美素养由此显形为可变形、可争议、可再度融化的“三棱锥活体”。

2. 高中美术审美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

2.1 课程目标的窄化与审美经验的碎片化

课程目标的窄化与审美经验的碎片化互为因果：当“画出标准构图”“背出作者生平”成为可量化的KPI，审美便被切割成可兑换的分数代币，学生像收集游戏徽章一样掠过作品表面，留下的只是被考试滤镜压缩的像素化残影；而碎片化又反向强化窄化，因为短时记忆容不下长句式的情感，更无法储存文化语境的湿度。例如：教师把一节45分钟的鉴赏课故意拆成三段“快闪任务”——前10分钟，学生被发给一把激光笔，在熄灯的展厅里追逐投影的《向日葵》花瓣残影，每击中一次，系统便弹出一句“梵高年表”并计1分；中段15分钟，手机推送“黄金分割”模板，学生用自拍框住自己与高仿画作的合影，点赞数实时排名；最后20分钟，所有人回到座位，用30秒语音回答“向日葵象征什么”，AI语音测评即时给出“情感饱满度”分数并生成排行榜。下课铃响，激光熄灭，合影删除，语音记录被系统自动归档，学生只记得“我得了87分”却不记得花瓣温度；一周后回访，90%学生无法说出向日葵的用色序列，却能准确复述排行榜前三名的ID。这场“快闪”像一把精确的剪刀，把审美经验剪成10秒的可消费段，课程目标也随之坍塌为可点击的分数坐标，审美素养被窄化、碎片化，最终成为无法拼回原图的数字残片^[1]。

2.2 教学方式的单一与审美主体的遮蔽

当“播放PPT—教师讲解—学生笔记”成为鉴赏课的铁三角，审美主体便被悄悄替换成幻灯片里的激光笔光点，学生瞳孔收缩成被动接收的镜面，身体只能以颈椎微转45度的方式参与艺术，

情感与批判力随之进入休眠；光点熄灭，镜面空白，留下的不是个人与作品的相遇，而是统一标准的“正确答案”拓印。例如：教师把一间空教室完全刷黑，仅保留地面一条可感应压力的LED光带，学生赤脚排成纵队，只能以“踮脚—踩实—后撤”三种步法前行，光带根据足底压力实时改变色相与闪烁频率；墙面同步投影莫兰迪静物，但只有当五人同时踮脚保持3秒，画面才局部亮起，任何一人脚步加重，对应色块即刻熄灭。为了“看见”更多，学生必须彼此对话、调整呼吸与重心，身体从“座椅附属物”升格为协作的传感器；当终有小组把整幅画完全点亮，系统却突然关闭投影，要求他们在黑暗里凭记忆用可触黏土复原刚才的瓶罐位置，误差超过5厘米即视为失败。此刻，没有标准答案可背，唯有身体对节奏、距离与色彩的残留印象，审美主体在踮脚与屏息的缝隙里被重新激活，遮蔽的帷幕随汗水一起落下^[3]。

3. 高中美术审美素养的培育路径

3.1 课程重构：从“学科逻辑”到“审美经验”

课程重构不是简单地打乱章节顺序，而是把“先知识后体验”的学科逻辑翻转为“先体验后概念”的审美经验逻辑，让画布、地面、空气与身体共同成为教材的页码，使色彩先于定义抵达视网膜，情感先于时间轴写进记忆，由此打破“技法—史论—习题”的线性递进，代之以“感知—冲突—重构”的螺旋上升，从而把审美素养从边缘点缀推向课程核心。例如：开学第一周，整个年级被临时抽离常规教室，进入废弃的地下停车场，天花板悬挂120根可升降的冷光LED管，地面铺设感光涂料，学生分组领取不同温度的荧光水——0℃蓝、25℃青、40℃橙、60℃红——被要求用鞋底、手掌甚至唇角把荧光水涂布于地面，任何移动都会黑暗中留下缓慢消逝的光轨；与此同时，停车场四角放置低音炮，循环播放经过滤波处理的维瓦尔第《四季》，低频段被刻意提升至可引发胸腔共振的40Hz，学生为了“看清”同伴的光轨，必须不断改变身体高度与呼吸节奏，光轨叠加、交错、吞噬，形成一幅实时生长的“声音地形图”。活动持续二十分钟，地面留下一幅由体温、步幅、心率共同决定的大型抽象画，教师此时才抛出问题：“如果这是十八世纪的欧洲，你们愿意把哪一段光轨卖给宫廷？哪一段藏匿于民间？”学生开始回溯自己的动作路径，发现橙红轨迹多集中于低音炮附近，他们意识到高频亮度与低频共振的合谋可能是一种“权力诱惑”，于是用冷水反向覆盖高热区域，试图“赎回”身体主权；第二次涂抹时，有人选择原地跳跃，让光点呈散花状逃离线性叙事，有人匍匐前进，用腹部拖出低温水雾，以“降低温度”抵抗被商品化的命运。整个地下空间变成一张巨大的“审美经验草稿纸”，学科逻辑里的“巴洛克风格”“社会赞助制度”“市民文化”等概念不再以词条形式出现，而是被提前写进肌肉记忆与情感冲突，等待在后续课堂被学生自己命名；一周后，同一批学生回到普通教室，面对官方印刷的高

清画作，他们最先谈论的不再是“明暗对比”或“构图均衡”，而是“我的脚踝在第四分钟开始发烫”“我听见自己的心跳盖过了小提琴”，这些无法被选择题量化的身体残响，最终转化为对历史语境的同情式理解与对当代消费机制的批判性质疑，课程重构由此完成从“学科逻辑”到“审美经验”的惊险一跃，审美素养也在脚底板与胸腔的联合签名中获得了可生长、可迁移、可反思的实质内涵。

3.2 教学转型：从“视觉灌输”到“对话生成”

教学转型并非简单地把讲台搬到教室中央，而是让话语权力从教师独享的扩音器裂解为无数微型回声，使每一次凝视、迟疑与反驳都成为作品重生的触发点；当“正确答案”被悬置，视觉元素不再是被灌注的客体，而是与学生当下的体温、心跳、记忆进行实时谈判的“他者”，审美素养便在对话的裂缝里获得可呼吸、可争辩、可再生的生命性。例如：教师提前一周将校园顶楼水箱间改造成圆形“回声暗房”，内壁刷成深靛并安装可触控的柔性LED环幕，中央悬挂一只废弃救生圈，外覆温敏黑漆；学生三人一组被蒙眼带入，仅凭指尖温度唤醒漆面的樱花形热斑，热斑在环幕上被实时放大成流动的粉白波纹，与暗房顶端滴落的水声节奏叠加，任何一只手的离开都会让樱花瞬间凋零，迫使三人以手掌余温接力“续命”。五分钟后，眼罩摘除，环幕却同步熄灭，只剩救生圈中心的一枚冷白灯泡，学生面对自己刚刚创造却已消失的“花雨”，被要求用30秒高声说出第一个想到的动词，系统把声波转为可视电平，投射在环幕外沿，形成一圈跳动的“声纹地平线”。此时，教师仍不给出任何诠释，只递上可擦白板笔，邀请学生在环幕上“回应”那句动词——有人写下“溺水”，有人写下“摆渡”，有人写下“晾晒”——字迹覆盖声纹，又被随后到来的小组擦掉重写；每一次擦写，温敏漆都记录下手掌的二次温度，后台算法把温度变化与词汇更替的频率进行关联，生成一张“情感-语义”热力图。课后，学生回到常规教室，面对同一幅被官方标签为“孤寒”的近现代水墨，他们最先讨论的不再是“用了什么皴法”，而是“如果让声纹地平线继续生长，孤寒

会被稀释成什么颜色”，有人主张用呼吸声维持樱花，有人坚持让水声淹没字迹，对话在没有任何标准答案的悬置中持续发酵；一周后，顶楼暗房再次开放，学生自带旧T恤浸染当地河水，集体缝合为一条“记忆船帆”，悬挂于救生圈上方，当夜风速触发帆面摆动，温敏漆接收到布面摩擦的余热，樱花又一次在黑幕中悄然绽放，却不再依赖最初的手掌，而是借助风、布、水与时间的联合体温。整个过程中，教师始终隐身在声音控制室，只负责调节水声滴速与灯泡色温，把“教”拆解为环境参数的微调，把“学”让渡给身体与作品之间的循环问答；视觉灌输被彻底倒置，图像不再等待被解读，而是主动索取学生的呼吸、汗液与词汇，审美判断在擦写与再生的缝隙里不断生成新的临时结论，审美素养由此获得对话式、生成式、可持续的实质内涵，完成从“我看画”到“画问我”的惊险转身^[4]。

4. 结语：

高中美术审美素养的培育，绝非简单的教学技术改良，而是一场回归教育本质的精神复兴。它要求我们以“人”的生成而非“才”的训练为终极指向，以“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对抗“学科知识”的碎片化，以“对话生成”的教学伦理超越“视觉灌输”的权力逻辑。唯有如此，高中美术教育方能摆脱“边缘学科”的身份焦虑，真正成为一种“通过美”而“成就人”的教育实践^[5]。

参考文献：

- [1] 王德胜. 从“审美无功利”到“审美教育”——康德美学思想的教育哲学意蕴及其当代启示[J]. 教育研究, 2021(5):45-53.
- [2] 李洋. 审美素养的结构维度与生成机制——基于高中阶段艺术教育的美学审视[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3):112-119.
- [3] 张华. 课程重构：超越学科逻辑的艺术教育经验设计[J]. 中国教育学刊, 2020(7):88-94.
- [4] 刘悦笛. 审美的人：论审美教育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J]. 文艺研究, 2019(4):23-31.
- [5] 陈鼓应. 对话与生成：审美教育的教学伦理转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2):67-75.